

建構一個宏觀、包容與分享的社會

社會菁英應承擔責任，強化價值核心，提升以民為本的精神

文 / 朱雲鵬



◆ 朱雲鵬 / 本次研討會總召集人、中央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時報文教基金會對於「公與義的社會」，已經舉辦過兩場研討會，每次都獲得重大的迴響。然而，社會上仍有很多問題：首先是全球化及本土化的爭議不斷延伸，而兩岸關係變成中間重要的焦點，各界意見分歧。其次是社會中不同族群、不同政治團體之間的互動，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緊張與對立。再則是不同階層家庭之間，在資源分享上，差距越來越大，弱勢團體也一直在掙扎著，而且隨著失業率的上升，已經使得越來越多的家庭陷入貧窮。此外是社會的基本倫理、道德價值

受到挑戰，種種家庭悲劇、醫療糾紛、專業濫權的情況層出不窮，媒體更充斥著許多慘絕人寰、不忍目睹的案件，針對如此的情勢及亂象，我們認為應當要在這個時候站出來，讓社會正視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能透過這次研討會的舉辦，提供正面的思考，成為詭譎、混沌局勢中的一股清流。台灣此時迫切需要清流的發聲，尤其需要有一個能提供正面思考的舞台。以目前社會的紛亂，這樣的迫切性已達高峰，因此我們經過多次腦力激盪，正式底定會議的主軸：宏觀的社會、包容的社會和分享的社會。我們認為這三個層面是今日社會極度欠缺且極度需要積極灌溉的部份。相信此一規劃能夠切中政經、社會與文化的脈動。

我的報告重點，主要希望達到兩個目的：一是把所有議題作結構性的統整，二是加入研討會兩天以來的一些感想。在議題的結構性統整上，我將分別由「現象」與「觀念及做法」兩個部分來

切入。

首先說「現象」。也許大家都感覺到，過去許多變化現象的根源，其實與三股力量息息相關，彼此之間也相輔相成地互相影響，其中一股力量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擴張，另一是中國大陸經濟力的崛起，再者則是台灣威權體制的結束，以及民主政治參與的普及。在三股力量互動之下，台灣的認同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均出現不少新機會，但也必須面對更多挑戰。以「機會」面而言，在認同結構上，可以看到台灣主體性的加強；在經濟結構上，台灣也相當程度地參與了全球化的進程，利用全球化的機會擴張到海外；在社會結構上，我們藉由民主化的機會達到多元化。

換個角度，以「挑戰」面而言，首先在認同結構上，第一個出現的問題是族群對立，尤其愈接近選舉，狀況似乎愈更嚴重和尖銳；第二，政治的走向過度重視統獨議題，選舉激情亦使台灣其他很多重要的社會問題被

忽略；第三，如胡佛教授所言，民主本身陷入被工具化的危機；第四，台灣在追求主體性的過程中，如何與國際局勢相互平衡，亦是重要的課題。

其次在經濟結構上，第一個挑戰是在全球化的衝擊下，本土產業有些消弱、有些成長，成長者能夠吸入就業的速度，小於消弱者所散發出來的勞動力，所以失業人口頻頻上升；第二，台灣的經濟情勢是「前有來者，後有追兵」，如何在國際競爭下維持新的議題，我們有嚴重的不確定性；第三，我們財政愈來愈失衡；第四，我們的貧富差距愈來愈擴大；第五，即是林萬億教授所提到的「非市場價值突變下降和國際達爾文主義突變上升」。

最後在社會結構上，第一個值得關切的狀況是在公與義方面，無論是倫理、道德、法制、規則、品味或理性溝通等等，似乎都變成愈來愈不可追求，所以很多人也說，看到電視所有新聞主題報導，會不知道怎樣教自

己的兒女；第二，儘管過去為抵抗威權，社會組織團體曾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但他們力量分開，NGO確實逐漸弱化當中；第三，人口變遷對家庭與教育制度造成衝擊；第四，社會上普遍充斥著無力感，也充斥著叢林遊戲規則，社會的信賴關係被破壞，而社會資本更出現空洞化的危機。

上述現象難免令人悲觀，因為要修正實在非常困難，但我們還是希望透過此次研討會，能夠指出一些樂觀的、正面的建議。以下我們提出五方面的「觀念和作法」。

以民為本的精神

強調「以民為本」的觀念，因為人民是國家、社會最重要的一環，也是世界存在的元素。一般人民應該有權力享受最好的命運，分享全球化的過程，否則就會變成邊緣化，不然更糟糕的是，一旦台灣處於國際強權互相爭奪地盤的情況下，我們可能會像陳忠信先生所說，淪為三國的荊州或日俄戰爭的東三省，所以必須重視人民的境遇。

在以民為本的前提下，我們希望呼籲兩個做法：首先，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擋，而且台灣必須積極參與，但是我們仍應當重視社

會問題，積極提升本地勞動階層的工作技能，讓目前被邊緣化的人有參與全球化的機會，消極面則必須強化福利制度，以保障社會弱勢族群。

其次，在台灣的主體性已經大幅提升之際，我們希望政治上能夠採取族群和諧、反歧視、追求兩岸和平的方法，不希望「台灣」vs.「中國」類的議題被過度炒作，使得人民被過度區分。事實上，有關「中國」的概念，可以被切割為文化中國、經濟中國、血緣中國、政治中國等不同分別，但是把「中國」狹窄地化約成北京政權的代言人，將會連帶地讓所有與「中國」二字有關的事物，都變成是禁忌，或變成帶有特殊色彩；我們由衷期盼社會對於台灣與中國之間，能夠採取包容的方向。換句話說，大家可以是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因為後者能被擴大或包容地解釋為文化上的中國、血緣上的中國，或者是經濟上的中國。

核心價值的強化

基本觀念與核心價值的生根，是所有改革的基礎，也必須從小養成。以前無論歌仔戲、京劇、武俠小說，以及其他任何教化過程中，其實都在教導「怎樣成為一個



◆劉兆漢/中研院院士。

好人」，亦即是要我們懂得敬天、畏祖、慈悲、尊重，而這些均屬倫理道德或民主法治發展的深層基礎。

不過，現在的小孩比較喜歡不用動腦、眼花撩亂的卡通，或拿機關槍掃射的刺激畫面，至於老祖宗掛嘴邊的忠孝節義，已被快速地拋棄。相對於西方自希臘羅馬時期承續人文藝術素養、法律觀念後，迄今仍不斷強調這些傳統，我們確實欠缺具有內涵的基礎與結構，但是台灣卻又講究「結果」，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民主」的認知與實踐發生落差，甚至誤以為參與選舉就是民主。

但是西方民主只有投票嗎？當然不是，投票僅是最後一關，真正的民主是從家庭會議、社區會議開始向外擴張，不過台灣並沒有這個文化根源，卻擁抱著最後的表象，這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危機。



◆胡佛/中研院院士。

在強化核心價值的前提下，我們呼籲三個做法：首先，任何人不應該因為他的出生而被否定，也就是說，不管是原住民、本省、外省、新移民或外籍新娘，以及有否種族、膚色之別，其基本人權皆不應被漠視。

其次，我們希望台灣真的能夠加強基本價值與信仰的培養，包括前述提及的敬天、畏祖、慈悲、尊重，乃至於忠孝節義等概念；而所謂的「忠」，當然必須重新解釋，不是忠於皇帝，而是忠於國家、社會、人類。此外，我們應當提升家庭觀念，重視學前教育，體認家庭的價值，進而讓家庭也成為社會穩定的力量。

法律制度的修正

只有觀念還不夠，必須化為行動，所以我們希望法律與制度也能快速改進。綜合來看有七個面向：第一，呼



◆ 黃煌雄/監察委員。

應簡錫堃先生所言，社會上應該多一些以促進和平為主旨的機構或團體；第二，教育應該具有減少階層化、提升人民創新能力的功能，除讓弱勢族群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亦使台灣在全球化中更有發展機會；第三，改善財政惡化的情況，使不公平的情況也能隨之改善；第四，如同何壽川董事長的分析，國家應大力推動福利相關事業的發展，一方面可以深化知識經濟，另一方面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第五，應當儘快實施國民年金，建構社會的安全網；第六，我們贊同余範英董事長的呼籲，儘速將經建會改為經濟及社會發展委員會；第七，我們希望透過法令的強化來確立各行各業的規範。

社會菁英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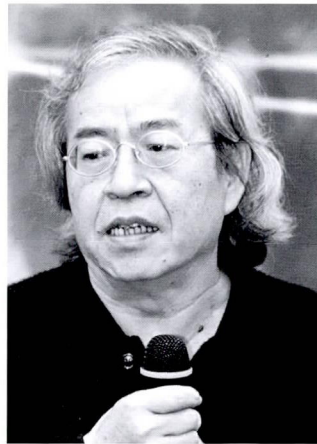
社會菁英對社會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應當承擔社會責



◆ 朱雲漢/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任。

我們希望能對於五類人進行呼籲：第一是「國家領導人」——他本身除能治國，還必須要以身作則，成為社會優良道德的榜樣；第二是「媒體公眾人物」——包括媒體人或接受邀請在媒體發表演論的學者專家，他們的一言一行也應當足以作為民眾表率；第三是「專業人士」——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均應尊重專業倫理，以對社會造成正面影響；第四是「文化人」——文化人總能透過各種不同的工具、管道，將重要觀念、價值傳遞給受眾，不但對個人可能造成從小到大的影響，對社會整體發展也關係深遠，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希望能夠維持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寬憫、慈悲、與包容的胸懷；第五是「知識份子」——我們期待知識份子不要再沉默，要儘快站出來。



◆ 南方朔/新新聞總主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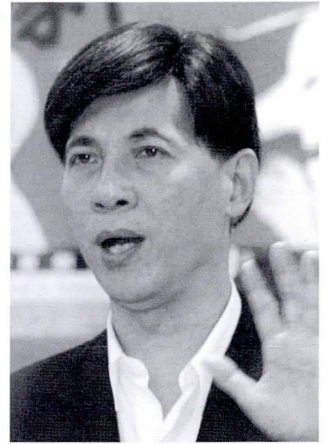
社會組織的重建

最後一個層面，則要提到「社會組織的重建」。研討會兩天以來，大家對此談論甚多，因為如果社會上的信任不能重新建立起來，資本主義最後將會造成完全的貧富差距，選舉制度最後將會造成絕對的民眾分離。曾經發表《歷史的終結》的日裔學者Francis Fukuyama，也在近作裡檢討提出，歷史的終結其實是空中樓閣，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信任 (social trust)。

重新建立社會信任

如何重新建立這個社會信任？我們提出五點建議：

第一，利用全球化推動社會一體的全球化，亦即推動人類社會而非僅僅企業與生產的全球化，就像林萬億教授也提到，全球化不應該只是經濟的、金融的、生產的，還可以是人文關懷的議



◆ 廖咸浩/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題，台灣不但應該加以推動，更要善於利用全球化，來推動這些議題。第二，NGO應當重振旗鼓，例如陳東升教授舉出的韓國PSPD一例，就值得我們大力學習。第三，對於推動促進和平的機構和組織，社會應大力支持。第四，民主制度必須深化到社會每一個角落與組織團體，由下而上建立全國民民主化。第五，同樣也是呼應陳東升教授的意見，我們應當設法讓家庭生活與社區生活更臻完美，恢復家庭功能，以成為社會安定的核心力量。宏觀、包容與分享，是台灣社會現階段最需要努力的方向。沒有宏觀，將流於狹窄和封閉；沒有包容，就造成族群對立；沒有分享，將造成社會歧異；均非台灣之福。我們誠懇地希望，知識份子敢站出來，共同努力，為這些價值的生根而努力。

面對

建構宏觀、分享與包容的社會

公與義



台灣民主雖已建立却未鞏固，從建立到鞏固，最根本關鍵在文化認同與族群和諧，這個過程需要不分黨派，特別是文化人、知識份子共同參與，我稱之為「文化的旅程」或「歷史的旅程」。(黃煌雄)

候選人的每一句話都在股動仇恨意識，只有這樣才會讓支持者熱血沸騰。如果我們能看清這一層最不應該的面具，以及存在人性深處對於權力的渴望，或許才能窺見進步的關鍵。(蘇盈貴)

教育若無「先培養文化人，再培養專業人」的概念是很可惜的，我從事四十年醫學教育，認為醫療專業的倫理在於對病人的同情。同情從何而來？簡言之，就是推己及人。(黃崑巖)

要超越族群隔閡，必須建立共同體意識，以在地關懷、國際眼光，齊心建設家園。只有尊重彼此的血緣差異或政治取向，回歸「理性公民」的身分，台灣的民主社會才能進入新的里程碑。(沈富雄)

值此社會失序之際，考量家庭和社區所可能帶來的正面社會影響，有其一定的意義，包括生活圈的建立、強化社會網絡對家庭的支持功能，以及重建活潑健康的社區文化。(伊慶春)

